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給爸爸的信
<p>給親愛的爸爸：</p> <p>最近天氣開始轉涼，你在那，是不是也開始感受得到涼風的圍繞？你在那裡，衣服開始要多穿一些，外套也要套得厚實些，不要讓自己冷到了。</p> <p>秋風陣陣，你睡的床單、被套要記得找個時間拿去洗一洗，免得被塵灰薰得又讓眼眶紅了、鼻子癢了。</p> <p>最近每每看著掛在夜幕的那顆圓潤明亮，總會想起你。每一次想起你，想起那個一樣滿月高掛的晚上，眼眶總是不爭氣地又紅了。</p> <p>本應該是團圓的印象，卻成為我心底最深的那一抹傷創。</p> <p>去年冬天的那個晚上，凌晨三點十分，手機鈴聲得響起，明明是最愛歌曲，在那片安靜裡顯得格外緊張。電話那頭，姐姐沙啞的嗓音劃破寧靜，甚麼都沒有多說，卻只讓我趕緊到醫院看看你。</p> <p>出門時，我仰起頭。天地仍然熟睡著。在那片黑裡，乾淨地只剩下那顆搖搖欲墜的滿月，就那樣虛弱地斜掛在醫院的頂樓上。之後，腎上腺素的上升、全身肌群肌力的爆發，我狂奔到你在的那間病房。那一幕，我永遠記得：護理師拍著你的佈滿許多細微針扎過的痕跡的手，卻怎麼也找不到你已然沉入骨底的靜脈。你含著淚水帶著絕望卻又期盼的眼神和我相交，即使不願意，但我，卻看懂了你眼底的意思。住院醫師走進房間裡，平靜地問著要急救抑或是讓你走，讓你純潔的靈魂得到自由。</p> <p>握著你的手，縱然不捨，但我知道-我好像必須要放你走。</p> <p>「請放棄急救我的父親。」我空洞的說。</p> <p>走出醫院時分，天空剛泛起魚肚的白。而掛在醫院樓頂處的那顆月亮，終究還是墜下了山，沉到了地平線的另外那一處。但是爸爸，我卻奢求著，你能成為永恆高掛在天頂的潔白。</p> <p>一下子，你如一縷輕煙般，從我熟悉的世界裡消逝，就好像你從不曾來過一般。乾乾淨淨，甚麼也沒有。</p> <p>送你離開前的那段日子，我親自為你挑了一張你最愛的照片、選了你離開時要穿的西裝、和姊姊一起挑了你將長眠的處所。一路上，我堅強得連我自己都訝異。</p> <p>將你送走那天，我抱著你的照片，任由親友們前來拈花致哀。上前的叔叔阿姨們拍拍我的肩膀，一個一個，都感嘆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多好的人；哀嘆天妒英才，才會讓你在剛知命的年歲就這麼跟隨著你信得主去了。我微笑著，心底卻好像有那麼一點痛痛的，但我也說不上來，就只是任由它就這麼痛著。</p> <p>兩個多小時吧，你成為了一罈銀白的灰燼。</p> <p>「啊！你真的離開了呢。」</p> <p>「啊！我好像真的失去你了呢。」</p> <p>後來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是如何過的。渾渾噩噩。時間的長流不曾停止過，但我的心和</p>	

記憶卻被困在那個滿月墜落的迷宮裡，怎麼也繞不出來。

「你在哪裡？」

「你到底在哪裡？」

在你離開的一個月後，我這樣問著自己。

開始有一些東西從心底深處慢慢漫出；開始感受到疼痛愈來愈劇烈；開始發現淺意識裡的我，迫切地想找到你，找到從我生命裡消失的你。然後在某個像那天一樣安靜的夜裡，我被回憶驚醒。強烈的自責和傷痛壓得我無法喘息，我知道-只要我找到了你，我就不會痛了。可是怎麼著，我已經再也找不到你了，再也找不到了…

曾經，我以為只要我機車再騎得快一些、不為任何一個觸目的紅所停留，不斷不斷地向前駛去，我就可以找到你；曾經，我以為在某個和那天一樣漆黑又靜謐的夜晚，瘋狂地向月光湧出的那片黑暗奔去，我就可以抓住你；曾經，我愚昧的以為，或許只要我像你一樣、像那天那顆滿月一樣，沉入那個未曾見過的地平線底，或許我就可以重新再和你相遇、重新再和你站在一起，或許，我就可以再一次聽見-聽見你呼喚我的名字；聽見曾經讓我惱怒的叮嚀；聽見你最愛說的陳年過往；聽見你用無奈的語氣要我把你的話語刻進骨子裡；聽見你憤怒的要我一次也好，遵循著你為我鋪好的道路前進；聽見，你告訴我-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支持我、最愛我、最挺我，我最好、永遠的朋友。

可是爸爸，每當我的右手試著將油門催到最底處時，腦海裡卻總會浮現出你笑起時，深印在你眼角處那幾條細細的魚尾；每當我正抬起我的腳步向遠處黑暗狂奔時，心底卻總會憶起你在我脆弱無助時，你擁抱我的那股溫暖；每當我曾試著向永遠得沉睡走去時，卻總會聽見，你在最後的那刻，在我耳邊說的那句「謝謝。」

「生命開得玩笑，有沒有分寸？」

我在我們常去的那個市場，偶然的聽到蔡健雅唱出這句詞。我笑著，但淚水卻像斷了線的珠子，不斷掉落在我心的最深處。每滴落一滴，心裡空洞便向外更擴一些；每滴落一滴，撕裂我的傷痛便往我骨血的深處刻進。

我像個被拋棄的孩子，蹲坐在無窮無盡的黑暗裡。擁抱我的，是從心底深處不斷湧升出的疼痛；圍繞我的，是那從腐爛、潰瘍的傷口中，不斷被揭開、撕裂而出的憂鬱；緊抓住我的，是黑得泛白的，無法言喻的，蔓延到全身每一處、每一個細胞的後悔與自責。你離開了以後，每日每夜，那個安靜得讓人戰慄的夜晚總會出現在我的夢裡。護理師的每一個動作、你喘息的每一個起伏、姊姊每一滴淚水墜落在地面上的聲響、生理監視器發出的每一個刺耳聲...全部的全部，都是那麼的熟悉、都是那麼真實，卻熟悉地令人心碎、真實地讓人崩潰。然而，在每個不同排列交織的夢境裡，唯一不變的，始終是那句從我嘴裡說出的：「請放棄繼續急救我的父親。」

「是不是那天，只要我裝作不懂你眼底的渴望，你或許還可以繼續抱著我？」

「是不是那天，只要我說出『請你繼續救救我父親』你就可以繼續叫著我的名字？」

「是不是，其實是我，自以為的奪走了你還能繼續活下去的可以？」

這份對於我於我自己的責備與後悔，成為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曾經憤恨過這個世界，憤恨所有人只哀慟這個社會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壯年、感嘆失去了一位彼此認定是一生兄弟的摯友，但是卻從來沒有人心疼我-心疼我失去了一個世界上最挺我的朋友；心疼我失

去了生命裡最重要的依靠；心疼我，也一樣失去了一個爸爸。但，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憤怒的不是他人的不心疼我，也不是那些我以為的不諒解。我淚流、潰堤的原因，從來只是我的後悔，從來只是我的自責，從來，只是我無法原諒我自己而已。縱使後來，所有人告訴我，即便當時我做了另外一個選擇，爸爸也無法再回到我的身邊；即便那時我說出了救你，只會讓你更加苦痛，但內心的深處，那份撕裂著我、讓我痛心疾首的痛苦卻總掐著我靈魂，不斷不斷訴說著-是我。是我將你從我身邊送走的，我才是那最無法被原恕的罪人…。

我開始討厭經過學校醫院的門口，因為每看到一次坐在輪椅上前來複診也好、前來健檢也好的老人，心就會開始糾結、就會想起：無法和我一起變老的你。我甚至開始拒絕談論和「爸爸」有關的所有話題；開始討厭那些，身邊還有「爸爸」陪伴的所有人。我封閉我自己，任由情緒將我淹沒、任由眼淚將我掏空、任由自責將我推入連我也無能觸及的深淵裡。我疏離了關心我的好朋友們、我放棄了和同學們相處的每個機會，我將那些愛我的、心疼我的所有人通通推開。我用空白消磨我的靈魂、用工作將自己壓垮。我以為，或許只要我不和任何人接觸、不讓任何人向我走來，我的傷口就不會再疼痛、我的心就不會再因為失去而被撕裂、我的靈魂就可以從此得到救贖。我想忘記你的樣子、忘記你的味道、忘記你的微笑，但我卻像魚一樣，始終忘不掉大海的擁抱；像雲一樣，怎麼也忘不了陽光的溫暖與依靠。我像一隻受了傷的野獸，畫了一個束縛住自己的圓，獨自舔舐著自己的傷口，卻又渴望著能以得到心靈的拯救。

但時間這條湍流卻總推促著我，逼迫著我面對著沒有你的家、逼迫著我和人群有所交流、逼迫著我看見那些有著貪婪嘴臉卻掛著聖人面具的世界、逼迫著從小在你堅固溫室裡長大的我，獨自去面對那些未曾見過的強風豪雨。時間抹去了我的天真，丟了把滿是鏽痕的劍到我面前，將毫無防備的我扯進了險惡的世界裡，讓我自己學著如何拿著那把鈍去的武器，為自己闢開屬於自己的路。

那一天，在那十字路口的紅燈處，一如既往的想著「就這樣乾脆一些，讓我去找你吧！」你的聲音卻在我耳邊響起：「Viva la vida.」這是你還在時最喜歡跟我說的一句話，意思是「要好好活著。」那時候，你總要我推著你到醫院唯一有紅花綠葉又曬得到太陽的那條小徑去走走。你看著因為遮擋住了陽光而在邊界散出片片光束的雲朵告訴我：「陽光在雲層背後燦爛著。雲過以後的那，是未來我在的地方。」我說：「我只要你在生命裡陪伴著。雲過的那，是我到也到不了的、觸也觸不及的。」你卻笑著，只說了一句：「Viva la vida.」然後便不再說了。

「好好活著。」是你想告訴我的嗎？

你也在心疼我對嗎？

眼淚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知道，或許我真的，是時候放下你、放下不斷尋找的你，然後，原諒我自己，原諒已然遍體鱗傷、傷痕累累的自己。我這才鼓起勇氣，去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慢慢鬆開緊緊抓住你的手，學著去放開對過去的執著、學著去理解生命給我的課題-「放下」。我一點一點將那條框住我的線，那條我自己畫的線，慢慢地擦拭掉。每揮動一次手，你最後躺臥在病床的身影便越發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著我說「Viva la vida.」時，幸福的笑臉；每擦拭掉一點，從心底泉湧而出的

苦澀與責備便越發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知道你曾給予我，最美好的疼愛與關懷。即便現在，有時候，心仍然會對於那晚由我口中說出的「請放棄繼續救我的父親」感到刺痛，但我開始可以理解、開始可以釋懷地告訴自己：那是你所渴望的，那是你所期待的。那是我，為你做過最孝順的事情；那是我，像你支持我做所有決定一樣，以你最好的朋友的身分，支持你所做決定。

我開始慢慢不再後悔送走你，也開始告訴我自己-我們在未來的某一天仍然會再一次相遇，但我現在卻不再像從前一樣迫切地想要找到你。慢慢地、靜靜地，等到生命終止的那天，我再向你再的地方奔去吧！

「握著飛向天堂的地址」

「你繼續翱翔，還有我為你堅持。」

聽著盧廣仲的歌，我笑著。淚水湧出，卻沒有潰堤。沒能守好，而滑落下的那顆閃爍的晶瑩，滴落在我的心田上，但這次，卻不再感到疼痛，它成為灌溉我成長的甘霖，讓我更加堅毅而茁壯。聽著歌，我才明白：有一種愛，叫做「成全」；有一種愛，叫做「放手」；有一種愛，是承襲著你的意志好好的活著，照顧好自己、照顧好那些愛著我的，我也愛著的人們。繞了一大圈，才知道-放開緊握抓住你的手，才是真正我愛你、也愛我自己的方式。

生命給的傷痛，刻骨銘心。刻骨銘心的痛徹心扉，卻也刻骨銘心的讓我記住你愛我的那份溫暖、你愛著我的回憶，記牢了你仍然是這世界上最愛我也最支持我的，最好的朋友。

弱冠的年華，我失去了你，但我也離你更近了。

未來的漫漫長的人生路上，雖然你來不及出席-來不及參與我的加冠儀式、來不及收到我給你的第一份紅包、來不及為我的畢業獻花、來不及對我交往的伴侶有所衡量、來不及牽著我的手走過紅毯的另一端，噙著淚水上台致詞、來不及……種種的，我的人生許許多多重要的場合，即使你都來不及參與，也再也無法參與，但我都知道，你會用另一種方式陪著我。我知道，你會在雲層背後的那，對著我微笑、對著我感到驕傲。我會承襲你的位置，照顧好姊姊，代替你，陪著姊姊一起走過未來的所有歲月、所有步伐。我也會記得，身後總有一個你，在支持著我、陪伴著我。

最後，我親愛的爸爸，想告訴你-前些日子的那個夜裡，我知道你來到我的床邊，也知道你透著微風替我凌亂的髮絲整理好。你那句沙啞、哽咽的「對不起。」我聽到了，沒關係的，我原諒你了。真的。

在那裡好好的，我們以後再見。

愛你的女兒，手啟。